



倪子良問心之精神是爲聖苦於提掇不起柰
何先生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思之思之又重
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
誠之極也精屬水神屬火古謂精無人神無我
無人者自析之道專無我者所用之化遂精一
有人則易流流則散神一有我則累私私則滯
精散乃亂於思神滯乃弱於志其要皆失其心
之官向與羅念菴曾論收斂精神我謂所收斂
與提掇同異意者不得視爲異然欲必求其所

以同子良曰提掇者舉之而圖有收歛者息之而使無誰何以同先生曰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故放之費也卷則隱也費隱不是兩時事可舍費而存隱外隱而尋費否

王體仁問書載帝王大經大法而以二誓終何故豈孔子知繼周而王者非魯則秦故及之先生曰從古得天下的必自性根上料理來魯素弱一變化氣質於征費便鼓奮整整秦素暴一變化氣質於殺之敗煞能悔過改從徧考諸

極好的只事功上打點欲近裏求之着已舍魯與秦無所得是有得天下大機括雖非的知其有天下意固可以附帝王者又問前後秦而有天下亦有所由從否先生曰自官天下以後虞廷諸臣皆以大功德後世皆有天下漢唐而下雖雜駁不一但能氣質上轉動一分其治功自別漢高外面粗拙內克從人非人所及宋祖全是內運唐宗傳襲河汾影響學問雖干涉作弄破裂元氣然轉運處煞有圓活若劉裕蕭道成

言金
輩才能儘過人只是任他氣魄所以終歸亂做
奪爾而息

王德明從先生遊既白之府既白江西之賢
宗室也少事陽明求學闔爽盡物情德明問曰
富貴而移氣誰其移乎其物以移之往抑氣之
自移也又物以移於性乎將性與物相應而俾
氣之改者乃氣物性會合同而爲之化耶以其
能從於學則不與之俱往以其氣之自弊則何
所緣而爲起以其物能移性則未不可以戕本

以其性崇氣則真未嘗以變假以其三者之會
而化則所以主其融又誰乎也能知其竅可以
致觀能觀竅可以有欲願教先生曰三者原不
相離有性以使之有氣以具之有物以即之於
是合而成焉主於性則命於性而氣與物從主
於物則命於物而性與氣從氣則因而見之命
於性聖功也命於物常人也聖功觀竅者也常
人迷竅者也因而見之氣無所與於竅焉也者
先生既遊王屋山下而入懷慶金則乾李宜輔

問山有天壇相傳軒轅皇擊蚩尤受天符於此
有諸先生曰此古所傳聞竊意聖王伐惡之師
不敢不慎故托身寥虛之境以自齋其神乎遂
以爲受符地耳二生者好談武者也又問戰孔
子所慎故曰臨事而惧好謀而成出師而不惧
於臨不豫定其謀乃齋神於寥虛不幾於廢若
事哉先生曰兵者不漏之學不漏者不可以事
豫盡不可以力雄盡不可以計圖盡必齋心以
清其神則好惡當而計智周是以知彼知已得

上得下善始善終夫然後詳於節制之教和於
仁義之交以定勝負而達天人齊之技擊不足
以當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足以當秦之銳士
秦之銳士不足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
纔不爲干賞蹈利衰國亡國之兵然桓文之節
制止不漏於戰陳於彼已上下始終之間尚不
免於滲焉今之兵思圖技擊無以盡其術其不
自齋神始知其戰居無策求古之爲兵之最下
且不能烏乎以言無漏又問事漏而求之事所

以藥漏復屏事而荒之柰何先生曰失事人未嘗不事事祇失緩急輕重之宜事失其宜亂也事亂者心亂心亂者神亂古名家都自起規局不祖襲粗法要能養神以出之故八陣圖只是武侯家當他人不得拘泥任他以三以五以六以九只我神志定隨在成數風后幄竒惟有得這一件

先生與黃父菴葉海峯符松岩泛舟遊海門誤觸閩舟守海者其戍卒肆悍捲係我人資先生

其一帖邀其長過舟出以相迎與之揖讓而坐焉曰吾操人不習濤性以累於執事者毋亦欲估而償之將倩工以爲完也其長曰下卒戇侮長者罪應罰敢云償乎先生曰海壖相逢人生一幸重辱高情又何可當遂還其捲係陳道甫李正卿疑其怯以問先生曰天下禮爲大嘉會足以合禮須細玩味嘉處二友曰習禮易入僞先生曰須真有讓心僞便不能感先生登碧岩飛步八百磴陳健夫問何以得便

走力先生曰魂能載魄又問載魄之魂云何先生曰耳目口鼻四肢謂形視聽言動持行謂氣聰明睿知恭重爲神所以運聰明睿知恭重爲魂所以定視聽言動持行爲魄魂屬陽魄屬陰孤陰易敝有陽魂以載陰魄然後能勝於用又問常人舉動獨無魂乎先生曰常人亦有魂只是魄來載魂非魂之載魄也又問陰陽一也何陽之獨貴乎先生曰有形謂之後天人身一團都是陰却須先天以知太始是謂元陽古云道

生之德畜之人不知道所生而自用其生故全落陰分不知德所畜而恣外爲畜故了失陽真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則魂魄抱一受用不窮先生與數友群處讀所以暇出遊見有構居室者顧諸友問之曰何物以爲構歟有以土木答先生曰此構料非其構也有以匠作答先生曰此構工非其構也有以地址答先生曰此構基非其構也有以財貨答先生曰此構直非其構也有以經始答先生曰此構主非其構也有以

言金
三十一
鋸斧繩墨答先生曰此構器非其構也有以結
架雕鏤答先生曰此構巧非其構也有以丹堊
薨螭答先生曰此構飾非其構也諸友曰是奚
以爲構哉先生曰何圖而以構之爲也則所以
避雨雪而蔽風日也避而蔽之是其中之窾可
矣則惟中窾之構云爾矣而十鳩九集千繕百
營其功也而美哉輪奐君子攸躋其業也吾與
諸友所讀者書然何物以爲讀歟試於諸友借
以喻之諸友群然答曰知之矣室之中窾其吾

之性乎十鳩九集千繕百營皆吾復性之功乎
而美哉輪奐君子攸躋所以宣日新而成富有
之蹟乎先生曰然念之念之

先生登南嶽與湘南寺關僧論辨死生之故已
而下安寶觀以述劉成德李鳳喈皮文叙數友
數友因劇質之先生曰始吾陳說關僧說死道
今吾陳說諸君說生理了生便了死了死便了
生一死生則能化能化可與天地俱與天地俱
其在儒善用世其在佛真滅度吾輩芸芸並馳

以爲盡生事柰步步滅道忘其所謂真生者開
眼放口喫飯着衣盡落幻相天下之物之事吾
攬而日用之乃天下之生之地不可以自無吾
能以其有而不有其有者乎能或不有其有矣
而能無所有其不有其有者乎能或無所有其
不有其有矣而能無其無所有其不有其有者
乎能不有其有則不逐物能無所有其不有其
有則不矜長能無其無所有其不有其有則不
墮志逐物之患大而常墮志之患輕而異矜長

之患微而隱三患甚戕於生以銳治異患以忘
治大患以搜治隱患三治亦甚戕於生故生理
之難全也則皆滅法也諸友請曰願示生生之
學先生曰性者心之生理與生俱生衆生而皆
有其生氣質物欲蔽其生而生機未始絕於生
能於真生處不昧其生是謂真死真生

先生語王末卿曰王以仁敦實此學可謂篤信
友朋不可不相親

先生憂疾中與諸友群坐諸友請歌先生諾之

而內入衆歌畢先生出吳子明問竊意孔子與人歌而善必令其人反之於心然後和如何先生曰子明意思近覺更精密

張子克問心學至誠戰事詭道聖人之用兵亦取而參之否功成於親上死長而勇振於千賞蹈厲以利害驅忠義不已未乎兵法竒正相生又形人而我無形竒之正之我也我不形則誰乎其生結伍練卒安營布陳意者是正則誰乎其竒竒正得技擊勝勞績奏而復曰三綱軍政

之始則誰乎其先生曰天下事無精粗大小未有舍至誠心可以倖成浪舉戰慎軍懼孔子所以備誠孫武子不識本原名之曰詭呂東萊謂一仁字黃石公流傳秘法惟其兵出於心學便變化不測妙用無端孰能窮之此竒正皆吾實理無才正而無不竒伍此陣此練此戰此若定得這志念豈惟不壞心術事功亦易成湖有白包巾之變也妖人馬道師煽衆騙財無他志有司捕之急適民兵三月不給糧乃相構

而亂先生馳入府請速追原捕差因諭安亂者
并散補民兵應得已而議報諸司申檄先生力
勸緩抑其辭時有欲窮詰之者先生白當事者
曰衆逞其情而陰德歸損於公公則愚矣又白
承勘者曰一字千命舉筆神知乃以前後事由
徧白諸司曰寧失不經古聖人良法於是全活
甚衆

梅溪有江天祥之亂公私戒嚴兵無可衛調者
部使及監司議撫以托於先生先生遂入其巢

諭之曰汝之讐趙吾甚憐其情乃忿發轉讐於
國法其爲計左矣江曰大人言則過乎先生曰
法度乃

國家法度有讐許汝自白有司不公許汝并白
有司并白而不行直咎命而已敢與

國家敵

國家合四海之力視汝如蠶絲牛毛

國家法度能治汝所顯

國家存恤不辜之仁誰能照汝隱情吾甚爲汝

憐之今爲汝計莫若急卸刀備吾能保汝待以不死汝且存其身爲後復讐之地孰得孰失江曰大人何自而來先生曰部使監司屬之來江曰其屬之來何故先生曰亦爲兵力不足江曰既不足兵力何以謂

國家能治我先生曰兵力不足者於湖於浙言之合四海之力而於汝謂之不足耶江曰信以何術貸我先生曰諸司不可憑只吾不欺一念可以獻信江曰大人何以信諸司先生曰諸司

圖之急乘其急而應之即赴戍所可全信也江曰設諸司兵力足以謀大人大人何指先生曰吾安肯欺汝始唐三府謀於吾吾以急請兵告吾幾中汝江曰公真誠人也語唐三府計已謀知之吾謹任公進止遂撒凶防散黨與出領讞辛酉秋飛英塔會衆友先生語之曰今講學不見大明白只是私欲不得克除此一大病痛流轉人心善惡雜用所以言語文字易能此處難料理直須探透孔竅真辨去取纔能實落下手

一齊打疊試與諸君商之人心有私欲只因有
身有家人無常活之身身享有限之用何苦妄
認虛名浪生幻念有一鄉之善士以一鄉爲家
有一國之善士以一國爲家有天下之善士以
天下爲家其心愈公則其善愈大所謂善乃心
與人同視之如一體不與相讐而惡是所謂公
也以天下之善爲不足又尚論古之人與天下
爲公公已至大但恐於見在天下起念或識見
上空公故又追尋上古無所爲而爲處考驗性

根發動所在纔無走作此性學也仲連天下士
亦能拚捨身家將天下大體作區處然未屬性
分事業終是戰國人意興慷慨充其類論之似
有懟於天下不是與天下善末學認賊作子誤
公於私若我心真能與天下同休同戚同安同
危如伊尹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納之溝中
如范仲淹自做秀才時先天下憂而憂後天下
樂而樂默而省之有否又降而自貶國人競爲
善吾能奮然起而當之聲實風澤與之相副默

而省之有否又降而再自貶一鄉人競爲善吾能奮然起而當之聲實風澤與之相副默而省之有否又况於一鄉人漫不知爲善吾於是奮力爲倡首國人漫不知爲善吾於是奮力爲倡首天下人漫不知爲善吾於是奮力爲倡首千百年漫不知正學吾於是奮力續不傳之緒默而省之有否人能是而吾不能是性能是而吾志不能是天之所賦能是而吾自爲功不能是誠可慨也嗟嗟今之謂有志天下鄉國都只是

意興少間施爲究竟又却了得肥身潤家惟有這識趣又有這事爲纔爲真志人之爲志三志於富貴以爲肥身潤家民斯爲下今固不可得多見嘗憶前輩肥身潤家與今日事大不同前輩着實能肥能潤不是浪說家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而以其所有善事之家有同氣焉兄弟之謂也而以其所有親愛之家有闔室焉妻孥之謂也而以其所有合共之家有黨類焉宗婣之謂也而以其所有凋存之家有力役焉臧獲

之謂也而以其所有贍需之家有儕輩焉比閭
隣好之謂也而以其所有拯助之必如此乃爲
潤之之實今其有之否乎前輩欲富其身則身
勞富術悉筭以開財源慎守以裁物取量入以
通致用儉質以節享奉思圖必積而不易散前
輩欲貴其身則心精干祿有大利不之貪有大
辱不之較有大樂不之縱有大忿不之逞思圖
必進而不致黜必如此乃爲肥之之實今其有
之否乎前輩肥潤是着實有心有事所以得享

得久不以粗心浮氣莽撞蠻法朝嬉暮耍今也
或是之無也嗟嗟誠甚可慨也吾輩今日既以
學問爲事直當心地上竭力照顧即吾所知所
能不怠忽放過私欲自然不萌不因自家嗜好
損人厚己求而得之縱其快樂求之不得恨悶
爭奪以致骨肉相殘親朋結怨鄉國天下人唾
罵非咲設或偶有亦易覺易改如其割捨不斷
復湏痛責吾志又將世情天理兩下再稱量商
確一番使重輕緩自分如外面行不順利復湏

反求自己有所未盡不得畏難中阻行之久熟日就安樂此是一劈頭到底真切實學志不必三辨善無鄉國天下之別亦無善與惡理與欲两件聖賢血脉路頭人生這些子命根無此不得爲人酌筭生世利害得失這條路却大得便宜此惟默坐澄心細細尋討始見的當世上繁華攘鬧變詐機械人心最靈瞞不得久不得感動不得只誠心爲善乃擷撲不破吾輩痛相念之如有所疑須煩面剖

辛酉冬飛英塔會衆友先生語之曰日魯論爲學先須立志此是喫緊第一義自家意思油然而不容已纔有入頭進步否則刑驅勢迫終屬牽強縱得手亦不堅固孔子學而時習之章如後人所解言學而不言所以學聖人立言不應模糊若此蓋悅乃學的真種子苟非心上喜悅安得肯從事不問其功這悅處正是立志此章書宗旨悅在學先樂在朋來先成德在不知不愠先人之所有事若心肯意肯則自然學學自然

時時習吾心所嗜好肯大同於人必興起感召
朋友自然來歸吾之德成於身則人已一視同
異不形毀譽難動人不相孚益反已不暇奚暇
恠人故非切緊不足以爲學非成物不足以明
學非務實勝不足以盡學切緊所以立志成物
所以通志務實勝所以辨志一志立而百氣從
做來做去隨順隨逆隨久隨暫隨人隨我總將
此志運用調停庶不因時逐境變改擔閣志如
根學如枝葉髻花 在英生意不著立見敝棄百

年無常之身光景易邁誠可嗟慨竊念志之難
立只因埋沒性命不得發越是以失其專感心
之所之謂之志此專感也人心於日用豈無所
感但憧憧往來雜觸雜引用不致一是則中無
主宰不得謂之志悅感也憧憧往來雖非不悅
惟悅於學則專其向往又此學是大同務實勝
之學外悅而內止故爲正感悅有不同故志不
可不辨世之不立志却因無不悅泛雜觸引聲
色貨利耳目心思任其所被遂致瀾倒壞禮法

冒非議不之顧若能一反入身來收拾專一性命即在顏子之竭才正是不浪散所悅吾輩當痛念無常之身須知得人身甚大頂天踏地啓後嗣前盡人盡物總在予一人七尺血肉上若不作此念便自委爲一物之物一物之物等禽獸草木禽獸草木我甚賤視之忍自賤我身耶念之念之

先生偶遊小學諸童子請教因作咨言曰古時取孝廉的人做官愛敬父母叫做孝不貪財物

叫做廉天地一塊氣生出人物都該愛敬父母又親生我身尤是切近况只靠得我如何不愛敬得財物乃人心同好我若占奪人的人心便不平我行止虧損天理且不容得來也不消受人若能孝心地和順必能忠君敬長恤苦憐窮仁民愛物衆人都來倚靠自然福祿到身人若能廉心地乾淨必能搏節勤謹守禮務實一味公道衆人都肯服從情願向他剖斷所以孝廉人合該做官今人取讀書做文章做官書上是

說孝廉的道理文章是發揮孝廉的道理中間
聖賢說話雖不同揔而言之不出此意切念人
豈不知要孝只因與父母有氣惱相干便忍耐
不過人身上爭氣一事最是大病痛凡事從幼
能忍耐後頭受用不盡凡人見了財物好便不
見了道理人身享用有數又生世不久何苦將
不合道理的東西強要人的細思量自是惶恐
若常存怕惶恐心從幼有志氣成就必然遠大
今或做官的讀聖賢書不體貼在身上做文章
的不說自己身上話所以處人都不停當貨利
相干隨處要便宜遺累父母被人唾罵此不孝
不廉非古人之爲學也願相與勉之孝廉二字
包盡世間道理天下第一件事切勿放過

一菴先生語錄後序

榜讀陸生汝和次先生語錄見先生居常闡道立教而牖諸人者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當不易之論而且日益親切更不隨古今人口吻是先生胡爲其然也蓋先生以天挺之資崛起力學聞道甚蚤曾不假師傅口授自爲經生時便以聖賢之業自淬勵嘉靖丙戌登進士服官秋曹是時朝之縉紳士遂拭目名世矣居無何以上疏去位是天將以明道之責寄先生也自是

著書若上垂四十年身力爲斯道擔荷瞬息存
養靡有間斷博觀宇宙之內凡陰陽之變化鬼
神之屈伸古今禮樂之沿革綱常倫理之顯微
以至一草一木之繁一事一物之接靡不引爲
吾分內事反而體驗於身心性情之間必求自
信自有而自得之斯已矣此先生之學之有本
也夫學之道統有其宗而會有其元得其一而
萬於是乎畢多岐云乎哉先生居若上四方士
大夫之遊其門者聚散不常於先生平日之所

論列未得徧觀盡識榜也濫竽門墻深以是爲
同志之歎幸陸生能裒而集之以銀諸梓則先
生之言將施之無窮焉奚止及門之徒得聞其
說而已哉

嘉靖甲子歲正月丁亥門人黃榜頓首謹序

刻酬物難序

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而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予友一菴唐君顧難於酬物著爲篇章以啓來學何哉其謂難者君之爲言曰難以自處又曰君子慎所與處是惟茲篇之要旨也夫道不可以離物而學不可以廢也故茂對之誠所以立本幾先之覺無俟億筵乾之易也其知以爲然也坤之簡也其能以爲然也是故慎於處而學備矣得於酬而道

全矣世惟償於恣已不務反身之誠則其萬倍者并而棄之烏能獨主而並福哉君精研之學自得寔真惜未大其所試其徒監泉兵憲卜君深於授受以達政事之間於是以其所著壽梓而屬予序其端

嘉靖戊申歲夏六月朔龍山戴金撰

物之謂也而非止矣言心之感通莫著乎咸咸曰何思何慮系之云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夫精義利用則不免於思慮也而非何思何慮矣是獨何與昔者聖人會天下之動觀其會通釋傳者以庖丁之言爲喻汝楠未嘗不歎其最善名狀也善酬物者無往非肯繁之內然善刀而自滿於志不善酬物者無往非窒碍之處然刀折而不憚於心故精義利用適所以爲何思何慮不相與而敵應焉正所以

爲止其所也先生之學以奉天立極爲命脉以
慎獨卽是主靜爲工夫而切要之處括以主靜
則能正動動靜合德則能定性定性則能立極
之數言茲酬物之書其要在謂足乎理之謂誠
察乎理之謂明備乎理之謂物通乎理之謂心
當乎理之謂處嚟緊爲人則曰凝吾神止矣凝
神於獨與慎獨主靜一也故默成神明以變以
通易知易從知險知阻難而易易而難異乎物
至而思酬物物而酬之者也然而先生之必爲

此書何也俗學同流撓已於物門墻之外窒於
酬物不假言矣柰何心學雖明用功岐二同學
之士不免於忻直截而鄙精研崇高虛而畧物
務自謂意無所動而竟無能自慊於心駸駸乎
入於離已與物而不自知覺執離已與物之心
以應微暖變態之情當推盪無窮之變值家國
天下上下四旁周流不居之時位吾見神明一
塞凶咎如響將何望其旁燭遠邇如執鏡者鑑
萬物而不疲於照經綸天地如治絲者無一絲

之不理於機秉天則而裨世道也門墻之內流
弊或至於此先生其能已於苦思斲於立言乎
善觀者味凝神於獨之意澄然反觀其於寂感
之際能廓乎以容昭乎以通付乎物物而漠然
不爲之動出之淵淵而深乎不見其窮不礙於
用不失其宗斯庶幾先得乎先生之同而不假
乎詞說之辨矣先生著書數種其最關於學者
別有太極枝辭合酬物而論之則枝辭泝營道
定性兼焉酬物於關中理一分殊之指曲盡而

無遺矣又泝而上之證枝辭於子思之謹獨立
本證酬物於曾子之知止格物無不合者汝楠
始信夫慎所以酬之豐豐而不能已也以是復
先生并告同志僭書於首

嘉靖丁巳孟冬朔年家從學蔡汝楠撰



P1

我以我應其感也難物以我來而我以物應其感也
軋物以物來而我以物應其感也侵軋以自復
侵以自恣順以自成難以自處君子慎所與處
外侵軋以自成之道也故先王之道有會極使
民無競施先王之法有典要使民無岐情先王
之學有慎獨而未嘗以自用也先王之教有多
術而未嘗以設科也先王之化有茂對而未嘗
以忘物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
而不知所以爲之者豈無所用其心哉其

理實則其明生其明生則其用神其用神則處之萬變而不可窮詰迹其意之所來道其往之所止明通而通力極而極勢駐以駐詳於參伍之變因於性情之宜則幾矣

迹其意之所來

昔者淳龐之世民有實心今民務外行堯舜當乾九五外內惟具大禹八年甲子入午會姒始而民偷矣故務私者避見執賢者秘機避見之計殖已三窟秘機之德以爲玄默天下曉然視

於衆或寡爾故古之先覺舍其億逆而思通其微本其造化而務於人之所不見視其輔頰以爲露布視其丰儀以爲鹵簿視其舉措以爲牙纛視其精神以爲中幕精神之道與衆貫喜怒不能執其向進退不能據其方當其意之來也不能定於稟以其上超之則以爲誑已也有漸於習以其正格之則以爲逼已也有籍於資苦之以所取義則以爲間已而攘之也有拘於能雖強以策之必託於其他而婉以設辭也有弱於名

百抑之而不易以從其好也是故因材之篤天道以立隨物之付聖教以明順時之治王猷以著就其所可及而不強其所不能因其自遷而不病其所苦鼓其必振而不置其自安於便攝而精至迥而神從觀而會通溥而物止其所君子之探物凝吾神止矣

道其往之所止

太虛無涯其氣也有涯氣有所來必有所往以其來知其往以其來淺深美惡溢縮之等知其

往也亦然來也其生也往也其滅也太虛不生不滅是爲化本氣落生滅以歷化迹故以其來也油然而驟也則知其不能久也悠然而繹也則知其不能息也索然而羸也則知其不能守也淵然而持也則知其不能動也靦然而面目也則知其不能成也棼然而自訾其爲也則知其無與爲後也道立而氣正其學無住太虛之體也有着有碍有碍有住着爲來毋碍爲往子住爲止體着不得不得碍碍不得不住住不得不得

極極不得不反遯其着可以造命守其碍可以
基化疏其住可以動悔激其極可以迴瀾迎其
返可以鼎新太顯失情太蘊失事太疾失幾太
徐失勢酌人己之交醞幽明之妙轉闔闢之門
其有所據也以往

明通而通

人受於天以生必有所厚鍾而不壞以其鍾之
厚者而不自鑿於人則其所爲明蓋天得之其
爲道雖人人殊未始不人人有也是以被於所

蔽以蒙於陽而獨蘊其靈以蓄於陰小觸而大
通邇引而逖伸顯示而趾應德士知其然不面
折人過懼導掩而滋僞也不訐人陰私懼既暴
以遂事也不逆詐不億不信懼逢人之惡也不
已甚而疾不仁懼閉其善端絕之門也罔治其
所脅從懼傷其不得已也不追既往之愆懼其
無所適從也其人以厲人生於其伎之心所欲
有甚於伎者投之而厲已其人以媚人生於其
求之心所欲有甚於求者投之而媚已其人以

炬人挾人告人計人武斷人生於其地之心所欲有甚於此者投之而蔽已蔽生明滅明生蔽滅蔽明交則從其勝蔽明戰則從其定君子牖衷以定蔽小人攻瑕以暈明是在得其執焉爾矣

力極而極

人之有成心也不可以遽反窮則變變則通君子治人成心必思所以窮之或激之使窮或順之使窮致其窮以聽其自化變而通之以盡利

鼓之舞之以盡神其要使人歸於善而已夫闔闢屈伸心之質也天神地靈心之蘊也氣機熟而質便於習德性存而蘊展於化習與性成則天與人動一綫之蘊其安從生當其心之向成也惟知所向之爲樂雖欲誘之衆美弗可截矣當其心之既成也惟知所成之爲樂雖欲挽以萬牛弗可迴矣聲其鄙所以牢其好嗜摘其害所以完其保護辯其非所以形其惠利有厭心則知其過有畏心則知其害有倦心則知其非

所以啓其厭而畏而卷窮其所向之力俾其不自通不俛首而悟吾不信也吾患夫世之忠臣義士烈丈夫折焉以隕無所成其大於是道也則已失之矣乎

勢駐以駐

人具五性得天地之秀有所勝則有所制勝瑕於人而制發於天恩以啓其天其無道以制之不可爲也故剛柔摩盪變化云爲相兼相克莫非陰陽之變審其實則能善反其勢消息機微

止行在握故曰高明柔克沉潛剛克嘗試觀之其心有僻惠不振則舉其毅庶以金勝木木敷和矣其虛崇飭脩則析理以昭其明以水勝火火升明矣其狠鬪以傷類則率典儀以節文之以火勝金金審平矣其巧摩競慧則與之敦慤空其術於無所用以土勝水水靜順矣其悃噩閉隱則悠揚生意茁其天倪以木勝土土備化矣濬水疏木鎔金理火顯土以脩六府變陽合陰以和五行嫻而助之烈而抑之闕而章之侈

而或之臣之植之輔之翼之來之勞之又從而
振德之絛而不廢強而不韞長而不助順其所
爲勢之無所歆其勢焉則所以起於人者與天
同化矣

詳於參伍之變

言天下之事在情言天下之變在時言天下之
幾在勢情有分有情分之分有情分之分分時
有分有時分之分有時分之分分勢有分有勢
分之分有勢分之分分別之愈明析之愈有情

有踰於時勢有重於時君子不能以景從也情
有踰於勢時有急於勢君子不能以境隨也時
有急於情勢有重於情君子不能以欲遂也情
也時也勢也有專勝君子不能以泛顧也參伍
以變錯綜其數而迄無所漏非天下之至變其
孰能與於此夫情立於衆而不可見時動於冥
而不可知勢隱於趨而不可聞引於不形之表
劑於獨特之中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夫故道以經緯爲全物以本末爲定策以合離

爲審三以參之以定始也五以伍之以受成也
經二而緯五以其寡而率多得十有五經五而
緯二以其多而率寡亦得十有五稽其起異考
其合同焉有失之者乎故曰數者道之度也擬
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是
故行有親踈貴賤低昂常變之別政有賞罰競
練革沿保飭之別尚有贏窟朴飾周約硯緩之
別親親踈踈貴貴賤賤常常變變低低昂昂賞
賞罰罰競競練練沿沿革革保保飭飭窟窟窟

朴飾飾周周約約硯硯緩緩惟盡物者能

因於性情之宜

所就性者天之所就天者理之所就
而理能一之故揆吾理而萬物之性情
石子之勤萬動易外以精內就主張是孰
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夫攫然稷者序其
悖者蘇其標不然幅者犁其辨則性情
也唯之以立大怒憾之以寄大爽與之以將

又曰

大伸剛性情本也潛天而天潛

入神降靈乃坎近古退今則性情

太蒙之人信空同之人武太

者多天陵多貪詐多悞山多

不能回之則性情本也名縈

府群怨氣結而亡白刃懦癡

平也性一成而不可變情一

其秉各正其量則思過半

之終不可以不察也

